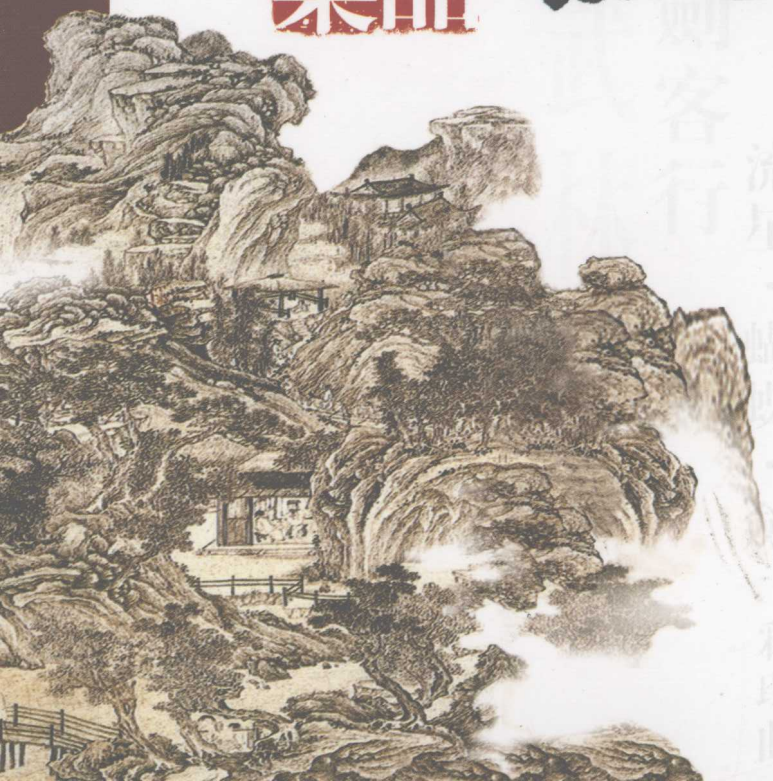


古龍

作品集

大地飛鷹
江湖人系列



洗劍錄
血跡
鵝
中的刀
大旗
大雄
人物
白玉老虎
多情劍客無情劍
則客行
流星
蝴蝶
劍
彩環曲
絕代雙驕
木蘭留香
蕭十一郎
邊城浪



古韵
藏书
集

【第二十三卷】

大地飞鹰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序 幕

狂风，风在呼啸，漫天黄沙飞舞。

风砂吹不进这巨大的牛皮帐篷，铁翼正坐在一盏昏暗的羊角灯下，擦他的铁枪。

这场可怕的风暴已经继续了八天，他们的骆驼队也已被困在这里八天，连最倔强的骆驼都已开始萎顿，但是铁翼看来却仍然像是他的枪一样，冷酷、尖锐、笔挺、干净得发亮。

他希望带出来的“铁血三十六骑”也能像他一样，绝不受任何事物的影响，绝不在任何一种恶劣的环境下屈服，绝对严守纪律，随时保持警觉，他们已受过他十三年严格训练，凡铁已被炼成精钢。

现在他又要去去做他十三年来从未间断过的每日一次例行巡检，虽然风暴这么大，他对他们却还是绝不肯放松一点。

这次他的要求甚至比往常更严格，因为这次他护送的货物，正是千古以来对人类最大的诱惑之一——黄金。

三十万两绝无杂质的纯金，已足够将江湖中所有的巨盗悍匪全都引到这一片无情的大沙漠上来。

他不能不特别小心。

帐篷外狂风怒号，飞砂滚滚，砂砾打在帐篷上，就像是苍穹震怒投下的冰雹。

铁翼站起来，瘦削的身子仍如枪杆般笔挺，二十年前，他以掌中这杆七尺长的黑铁枪横扫绿林八大寨的三十二条好汉。永定河边一战，枪挑怒虎谭宣，他的精力和武功，至今丝毫不减。

他对他自己，和他那三十六骑子弟兵都同样充满信心。

就在这时候，狂风中忽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呼声，是一个替他们看守骆驼的藏人马鲁发出来的。

“石米，柯拉柯罗。”

铁翼虽然听不懂他呼喊的是什么，却听得出他呼声中充满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。



几乎就在这同一刹那间，这个坚固结实的牛皮帐篷，忽然奇迹般裂成了碎片，霎眼间就已被狂风卷入了漫天黄砂中。

砂砾箭镞般打在铁翼脸上，他的脸色连一点都没有变，还是枪杆般站在那里。

他眼前一片飞旋的风砂，就像是一道从天上垂落的高墙，使得平常人连十尺外的帐篷都看不到。

他不是平常人。

他一双久经训练的眼睛，已看到他的三十六名子弟就像三排标枪般站在他对面，不管风砂多大，不管变化多惊人，他们都能保持镇静。

在灾祸来临时，在生死决战中，“镇静”永远都是一种最有效的武器。

何况他们每一个人都绝对可以算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，他们在轻功、暗器、和兵刃上都下过远比别人艰苦的功夫。

他确信，不管这次来的对手多可怕，他们都绝对有能力应付。

他自己身经大小数百战，从来也没有退缩过一次，更没有怕过任何人。

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在这一瞬间，他心里竟忽然也有了种说不出的恐惧。

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。

凄厉的呼声已被狂风吞噬，飞卷的风砂中，忽然出现了一个人。

其实铁翼看见的并不是一个人，只不过是一条暗灰色的，幽灵般的影子。

这个影子的头上，仿佛长着两只角，猫耳一样的角，魔神一样的角。

铁翼咽喉中仿佛忽然被塞入了一团带着血腥气的冰雪。

“你是谁？”他厉声问。

这人影忽然发出猫一般怪异尖锐的笑声，说出了六个字：“石米，柯拉柯罗。”

这正是马鲁刚才呼喊的六个字，这六个字中究竟包含着什么可怕的意义？听起来就像是一种慑人魂魄的魔咒。

铁翼指挥，指挥他的子弟——

“拿下来！”

他的命令一向绝对有效，他的子弟一向绝对服从，可是这一次他们居然没有动，连一个人都没有动。

头上有角的人影又发出猫一样的笑声，双手不停挥动。

标枪般站在那儿的三十六个人，忽然一个接一个，慢慢的倒下，就像是一串串被绳子拉倒的木偶。

铁翼冲过去，才发现他的铁血三十六骑呼吸早已停顿，连尸体都已冰冷僵硬。

他们刚才没有倒下，只因为每个人背后都支着一杆枪，每一杆枪下，都藏着一个人，每个人头上都长着猫耳般的角。

铁翼连呼吸都已停顿，忽然凌空跃起，七尺长的铁枪毒蛇般刺了出去。

这一枪比毒蛇更毒。比闪电更快。

这一枪已是“铁胆神枪”所有力量的精粹。

可是这一枪刺出时，他对面的人影已飞跃而起，随着一阵阵飞旋的狂风在空中飞旋转动。

他本身似也化作了一阵飞旋的狂风。

风是杀不死，刺不中的。

铁翼忽然觉得有一阵狂风迎面卷来，千百颗尖针般的细砂忽然吹入了他的眼睛。

然后他就完全没有感觉了。

这一天是九月十三。

九月十五。暴风已停止。

沙漠上的风暴，就像是善射的箭，杀人者的刀，来得突然，去得也突然。

卫天鹏打马急奔。

他的马鞍旁有一壶箭，他的腰边有一把刀。

他的刀与箭也像是沙漠上的风暴那么可怕……

他是接应铁翼来的。

三十万两黄金，无论对谁来说，都是种很难抗拒的诱惑。



黑道上的朋友，本来就是禁不起诱惑的人。

他和铁翼都属于同一组织的人，他们绝不能让这批黄金落入别人手里。

跟随他同行的，还有他属下的“旋风三十六把刀”，和一个叫“苏玛”的向导。

如果不是被这次风暴阻延，现在他一定早已接应到铁翼。

苏玛是马鲁的族兄，对这片大沙漠，简直比女人对自己的裤子还熟悉。

他也知道马鲁要走哪条路。

他当然能找到由马鲁带路的那一队驼队。

可是他找到马鲁时，马鲁的尸体已经变得像是枚风干了的黑枣。

他也找到了铁翼和铁血三十六骑。

他们的尸体，距离马鲁的尸体都不远，他们的尸体都已像最尊贵的喇嘛一样，大多都已被兀鹰啄食，受到了“天葬”。

幸好还有些人的尸身已经被黄沙掩埋，一层连兀鹰的利喙都啄不透的黄砂。

卫天鹏找到了铁翼的尸身，也找到了他惨死的原因。

他也跟其他十三具从黄沙下挖出的尸身一样，他们身上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伤口，可是每个人脸上都有三条血痕。就像是被猫的爪子抓出来的。

他们的脸上，都带着一种恐惧之极的表情，一种比“死”更可怕的恐惧。

看到这三条血痕，苏玛脸上忽然也露出一种恐惧之极的表情，忽然跪下来，向天膜拜，嘶声狂呼。

卫天鹏虽然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，却听得出来他每声呼喊都有同样的六个字：“石米，柯拉柯罗。”

这时候他们头顶上的蓝天又有一群鹰飞来。

食尸的兀鹰。



大地飞鹰 目录

序	幕	
第 一 回	食尸鹰	(1)
第 二 回	怒 箭	(5)
第 三 回	猫	(9)
第 四 回	要命的人	(12)
第 五 回	瞎 子	(17)
第 六 回	生死之前	(20)
第 七 回	抉 择	(25)
第 八 回	剑客无名	(32)
第 九 回	烈日下	(38)
第 十 回	锅里的鱼	(42)
第 十 一 回	暴 死	(50)
第 十 二 回	一剑穿心	(56)
第 十 三 回	魔 眼	(60)
第 十 四 回	五花箭神	(66)
第 十 五 回	箭神的神箭	(70)
第 十 六 回	血染白衣	(78)
第 十 七 回	绝顶高手	(86)

古龍



大地飞鹰 目录

- 第十八回 另一只手 (93)
- 第十九回 豪 赌 (98)
- 第二十回 惨 败 (102)
- 第二十一回 悲伤的故事 (107)
- 第二十二回 死 颈 (112)
- 第二十三回 蓝色的阳光 (116)
- 第二十四回 圣 地 (121)
- 第二十五回 鸟屋疑云 (125)
- 第二十六回 剑客无泪 (130)
- 第二十七回 杀 搏 (138)
- 第二十八回 高僧的赌约 (146)
- 第二十九回 爱恨死生一线 (151)
- 第三十回 大漠之夜 (157)
- 第三十一回 抉 择 (164)
- 第三十二回 钱 行 (169)
- 第三十三回 断魂剑·断肠人 (177)
- 第三十四回 梦在江南 (181)
- 第三十五回 跪着死的人 (186)



大地飞鹰 目录

- 第三十六回 阴 灵 (193)
- 第三十七回 胡大掌柜 (198)
- 第三十八回 下地狱 (204)
- 第三十九回 壮士断腕 (209)
- 第四十回 在山深处 (216)
- 第四十一回 杀机四伏 (221)
- 第四十二回 密林哭声 (227)
- 第四十三回 门里门外 (231)
- 第四十四回 旅 途 (237)
- 第四十五回 又是金手 (242)
- 第四十六回 儿须成名·酒须醉 (249)
- 第四十七回 找的不是你 (260)
- 第四十八回 有了你的孩子 (272)
- 第四十九回 有子万事足 (283)
- 第五十回 神 鱼 (295)
- 第五十一回 为什么不回去 (307)
- 第五十二回 斗 智 (318)
- 第五十三回 交 易 (328)



大地飞鹰

目录

第五十四回	试 剑	(340)
第五十五回	剑痴情绝	(352)
第五十六回	风 暴	(363)
第五十七回	八角街上的奇案	(375)
第五十八回	蜡 人	(387)
第五十九回	不是你的儿子	(398)
第六十回	该下地狱的时候	(412)
第六十一回	制造陷阱	(421)
第六十二回	全面行动	(432)
第六十三回	第二步行动	(444)
第六十四回	木屋里的秘密	(455)
第六十五回	致命的伤口	(466)
第六十六回	神秘的通道	(475)
第六十七回	宝 藏	(485)
第六十八回	看死人	(494)
尾 声		(503)

第一回 食尸鹰

鹰在盘旋，盘旋在艳蓝的穹苍下，在等着食他的尸。

他还没有死。

他也想吃这只鹰。

他们都同样饥饿，饿得要命。

在生存已受到威胁时，在这种威胁已到达某种极限时，一个人和一只鹰并没有什么分别，同样都会为了保全自己而伤害别人。

他很想跃起去抓这只鹰，很想找个石块将这只鹰击落，平时这都是轻而易举的事，可是现在他已精疲力竭，连手都很难抬起来。

他已经快死了。

江湖中的朋友如果知道他已经快死了，一定有很多人会觉得很好奇，很悲伤，很惋惜，一定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很高兴。

他姓方，叫方伟，大家通常都叫他“小方”，要命的小方。

有时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实在是个很要命的人，奇怪得要命。

他已经在这块没有水，没有生命的干旱大地上挣扎着行走了十七天，他的粮食和水都已在那次风暴中遗失。

现在他身上只剩下了—柄三尺七寸长的剑，和一条三寸七分长的伤口，惟一陪伴在他身旁的，只有“赤犬”。

“赤犬”是一匹马，是马啸峰送给他的。

马啸峰是关东落日马场的主人，对于马，远比浪子对女人还有研究，就算是一匹最顽劣的野马，到了他手里，也会被训练成良驹。

他送给朋友的都是好马，可是现在连这四匹中选一的好马都已经快倒下去了。

小方轻轻拍着它的背，干裂的嘴角居然仿佛还带着微笑。

“你不能死，我也不能死，我们连老婆都还没有娶到，怎么能死？”

烈日如火焰，大地如洪炉，所有生命都已烤焦了。几百里之内，都看不见人踪。



但是他忽然发现有个人在后面跟着他。

他并没有看见这个人，也没有听到这个人的脚步声，但是他可以感觉得到，一种野兽般奇异而灵敏的感觉。

有时他几乎已感觉到这个人距离他已很近，他就停下来等。

他不知有多么渴望能见到另外一个人，可惜他等不到。

只要他一停下来，这个人立刻也停了下来。

他是个江湖人，有朋友，也有仇敌，希望能将他头颅割下来的人一定不少。

这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跟踪他？是不是要等他无力抵抗时来割他的头颅？现在为什么还不出手？是不是还在提防着他腰边的这两柄剑？

又挣扎着走了一段路，他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遮挡阳光的沙丘。

他在沙丘后的阴影中躺了下去，那只鹰飞得更低了，好像已经把他当作个死人。

他还不想死，他还要跟这只鹰拼一拼，斗一斗，可惜他的眼睛已经渐渐张不开了，连眼前的事都已变得朦朦胧胧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他看到了一个人。

据说沙漠中常常会出现海市蜃楼，一个人快死的时候，也常常会有幻觉。

这不是他的幻觉，他真的看见了一个人。

一个很瘦小的人，穿着一件极宽大的白色袍子，头上缠着白布，还戴着一顶很大的笠帽，帽檐的阴影下，露出了一张尖削的脸，一张宽阔的嘴，和一双兀鹰般的眼睛。

在这片冷酷无情的沙漠上，能看到一个同类的生命，实在是件令人欢喜振奋的事。

小方立刻坐了起来，干裂的嘴角又露出了微笑，这人却长长叹了口气，显得很失望。

小方忍不住问：“你心里有什么难过事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为什么叹气？”

“因为我想不到你居然还能笑得出。”

很少有人会为了这种理由叹气的，小方又忍不住问：“还能笑得出

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只有一点不好。”这人道：“还能笑得出的人，就不会死得太快。”

小方道：“你希望我快点死？”

这人道：“越快越好。”

小方道：“现在你应该看得出我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为什么不索性杀了我！”

这人道：“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杀你？”

小方道：“你跟我无冤无仇，为什么希望我快点死？”

这人道：“因为你看起来迟早都要死的，不但我希望你快点死，这只鹰一定也希望你快点死。”

鹰仍在他们头顶上盘旋。

小方道：“难道你也跟这只鹰一样，在等着吃我的尸体。”

这人道：“既然你已经死了，你的尸体迟早总要腐烂的。这只鹰来吃你的尸体，对你连一点害处都没有。”

小方道：“你呢？”

这人道：“我不想吃你，我只想要你身上这把剑。”

小方道：“反正我死了之后也没法子把这柄剑带走，如果给你带走了，对我也没什么害处。”

这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道理一向很少有人能想得通，想不到你居然想通了。”

小方微笑道：“有很多别人想不通的道理，我都能想得通，所以我活得一向很快乐。”

他忽然解下了腰边的剑，用力抛给了这个人。

这人很意外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小方道：“我要把这柄剑送给你。”

这人道：“你还没有死，为什么就先把它送给我？”

小方道：“因为我自己活着时很愉快，我也希望别人愉快。”

他笑得的确像是很愉快：“我反正都要死了，这把剑迟早总是你的，我为什么不早点送给你，让你也愉快些。”

这人用一双兀鹰般的眼睛盯着他，又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这人真奇怪，怪得要命。”

小方笑道：“你说对了。”

这人道：“可是如果你想用这法子来打动我，让我救你，你就错了，

我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被人打听过。”

小方道：“我看得出。”

这人又盯着他看了半天，忽然道：“再见。”

“再见”的意思，通常都不是真的还想要再见，而是永不再见了。他走得并不快，他绝不会在没有必要的时候浪费一分体力。剑还留在地上。

小方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把这柄剑带走？”

这人道：“你若死了，我一定会把这柄剑带走。”

小方道：“我送给你，你反而不要？”

这人道：“我这一辈子从未要过活人的东西！现在你还活着。”

小方道：“活人的东西你都不要？”

这人道：“绝不要。”

小方道：“可是有些东西却是死人绝不会有的，譬如说，友情。”

这人冷冷的看着他，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“友情”这两个字。

小方道：“你从来没有朋友？”

这人的回答简短而干脆：“没有。”

他又开始往前走，只走出一大步，又停下，因为他已听到远方传来的一阵马蹄声，听来就像是战鼓雷鸣，杀气森森。

然后他就看见沙丘后尘头大起，来的显然不止一匹马、一个人。

他尖削冷漠的脸上立刻露出种奇怪的表情，忽然也躺了下去，躺在沙丘的阴影下，看着那只盘旋低飞的食尸鹰。

蹄声渐近，人马却仍距离得远，忽然间，一阵尖锐的风声破空呼啸而来。

鹰也有种奇异的本能，仿佛也已觉察出一种不祥的凶兆，已准备冲天飞起。

可惜它还是慢了一步，急风划空而过，它的身子突然在空中一抖，就斜斜的落了下来。

带着一根箭落了下来。一根三尺长的雕翎箭，从它的左翼下射进去，右背上穿出来，它的身子一跌下，就再也不能动了。

人马还在三十丈外，射出来的一箭，竟能将一只兀鹰射个对穿。

小方叹了一口气：“不管这个人是谁，我都希望他来找的不是我。”

第二回 怒 箭

艳蓝的穹苍下一片死寂，蹄声远远停住，扬起的尘砂也落下，那等着要吃别人尸体的兀鹰，只有等着别人食它的尸。

生命中所有的节奏在这一瞬间仿佛都已停顿，可是生命必须继续，这种停顿绝不会太长。

片刻后蹄声又响起，三匹马弩箭般转过沙丘，直驰而来，当先一骑马上的黑披风，红腰带，鞍旁有箭，手中有弓，腰边有刀。

健马刚停下，他的人已站在马首前，人与马动作的矫捷都让人很难想像得到，他眼神的锐利也令人不敢逼视。

“我叫卫天鹏。”

他的声音低沉，充满了威严与骄傲，他只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，好像就已足够说明一切，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听说过他的名字，无论谁听到这个名字后，都应该对他服从尊敬。

可惜现在躺在他面前的两个人却连一点反应都没有。

卫天鹏刀锋般的目光正在盯着小方：“看来你一定已经在沙漠中行走了很多天，一定也遇上了那场风暴。”

小方苦笑。

对他来说，那场风暴简直就是场噩梦。

卫天鹏道：“这两天你有没有看到过什么可疑的人。”

小方道：“看到过一个。”

卫天鹏道：“谁？”

小方道：“我。”

卫天鹏的脸沉了下去，他不喜欢这种玩笑：“遇到可疑的人，我只有—种法子对付他。”

小方道：“你是不是会先割掉他一只鼻子，削掉他一只耳朵，逼问他的来历，然后再—刀杀了他？”

卫天鹏承认：“现在你是不是还要说自己是个可疑的人？”

小方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说不说都一样，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还不可

疑,还有谁可疑?”

卫天鹏厉声道:“你想要我用这种法子对付你?”

小方道:“反正我已经快死了,随便你用什么法子对付都没关系。”

卫天鹏道:“但是你可以不必死的,只要有半壶水,一块肉,就能救活你。”

小方道:“我知道。”

卫天鹏道:“我有水,也有肉。”

小方道:“我知道。”

卫天鹏道:“你为什么不求我?”

小方道:“我为什么要求你?”

他笑了笑:“你若肯救我,用不着我求你,你若不肯,我求你也没有用。”

卫天鹏盯着他,全身上下好像连一点动作都没有,但是忽然间他的弓已引满,箭已在弦,“嗖”的,一枝箭射了出去。

小方没有动,连眼睛都没有眨,因为他已看出这一箭的目标不是他。

这一箭射的是那尖脸鹰眼的白袍人,射的是他致命的要害。

卫天鹏好像始终没有看过他一眼,但却要一箭射穿他的咽喉。

“怒箭神弓”,百发百中,从来没有失过手。

这一次却是例外。

白袍人只伸出两根手指,就将这可以在四十丈外射穿飞鹰的一箭夹住。

卫天鹏的瞳孔骤然收缩,瞳孔忽然闪出了刀光。跟着他来的两骑劲装少年腰边的旋风刀已出鞘。

卫天鹏居然以掌中的铁背弓击落了他们手里的刀。

少年怔住!

卫天鹏冷笑道:“你们知道他是谁?凭你们也敢在他面前拔刀。”

他慢慢的转过身,面对白袍人,冷冷的接着道:“但是你若以为你躺在地上装死就可以让我认不出你,你也错了。”

小方忍不住问:“你认得他?他是谁?”

卫天鹏道:“他就是卜鹰!”

卜鹰？

小方的眼睛睁大了。

无论谁看见这个人眼睛都会睁大的，因为江湖中几乎已没有比他更神秘的人。

小方轻轻吐出口气，道：“想不到今天我总算见到了卜鹰。”

卫天鹏道：“我也想不到。”

小方道：“你跟他有仇。”

卫天鹏道：“没有。”

小方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卫天鹏道：“我只不过要试试他究竟是不是卜鹰。”

小方道：“如果他是卜鹰，就绝不会死在你的箭下，如果他死了，就绝不会是卜鹰。”

卫天鹏道：“不错。”

小方道：“如果他死了，死的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人，‘怒箭神弓斩鬼刀’纵横江湖，杀错个把人有什么关系。”

卫天鹏道：“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

他冷冷的接着道：“为了三十万两黄金，就算杀错三五百个人也没关系。”

小方悚然道：“三十万两黄金，哪里来的三十万两黄金？”

卫天鹏道：“我只知道黄金是从哪里来的，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”

这一天是九月十六，距离铁翼惨死，黄金失劫的时候才三四天，这件惊天动地的巨案，江湖中还没有人知道。

小方道：“你是不是认为他知道？”卫天鹏冷笑道：“卜大公子是千金之体，若不是为了三十万两黄金，怎么会到这既无醇酒，也没有美人的穷荒僻壤来？”

小方道：“对。”

卫天鹏道：“卜大公子挥手千金，视钱财如粪土，若不是因为常常有这种外快，哪里来的这许多黄金让他挥手散去？”

小方道：“对。”

他想了想，忽然又道：“只有一点不太对。”

